

青／春／美／文／作／家／写／真

# 洪烛 逍遥

洪  
烛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ong

Yao

# 洪 烛 逍 遥

洪 烛 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洪烛逍遥/洪烛著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0. 10

(青春美文作家写真)

ISBN 7-80626-606-2

I. 洪... II. 洪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4395 号

Hong zhu xiao yao

洪 烛 逍 遥

洪 烛 著

责任编辑:杨晓天

封面设计:李岩冰

---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  | 850×1168 毫米              | 36 开本 | 7.125 印张           | 150 千字 |
| 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 |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        |       |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|        |
|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   | 印数:1—5 000 册             |       | 定价:11.00 元         |        |
|               | ISBN 7-80626-606-2/I·149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
---

# 我是稻草人的替身(代序)

稻草人每时每刻都在做梦——甚至它本身就是对梦的最佳比喻。空洞的眼窝,僵持的手臂,神情恍惚的脸……这是一位因脚步过于沉重、而停留于原地的梦游者。我从没有指望稻草人会带来苏醒般的惊喜,我知道;它从诞生的那一瞬间,就成为你我的替身;它被树立在寂寞的田埂上,就成为梦的标本。惊动了它的沉思冥想,无疑是一种罪过。

在中国的广大农村,随处可见稻草人的存在。作为农民们手工捆扎的原始作品,它忠实地模拟着人类的动作:头戴草帽,手执蒲扇,目视远方……这做梦的哨兵,给那些企图啄食谷粒的麻雀造成了错觉与误会。稻草人,农业社会的编外人员,在田野上拉着无声的警报。它肩头承载着人类对和平与丰收良好的愿望——我是将其作为吉祥物来看待的。一种幸福的征兆。

塞林格写过一部风靡世界的小说,叫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——如果把这诗意盎然的标题作为谜语来猜测,谜底应该是稻草人。只有稻草人才能不知疲倦地在麦田里无限期地守望。至于它守望着什么以及守望的对象何时到来,不得而知——这是人类无法理解的忠诚与等待。稻草人仅仅为了等待而活着。最终又因为等待而死去。它的一生是一个盲目扩张的梦。

它等待着鸟类来筑巢吗?不,鸟类是它的敌人。它等待着收割者吗?可在收割之后,它的威信会像神像一样被

它矗立在寂寞的田埂上,就成为梦的标本

推倒。那么，它是在等待另一个稻草人？不，这更不可能。每个稻草人都是孤独的化身。我们只能如此假设：它是在等待着自己——等待灵魂返回肉体，等待自己从漫无涯际的梦中醒来。这种等待注定要落空的——所以，是一种苦涩的等待。

如果我看见有稻草人守望的田野（哪怕它经历了收割业已荒芜），这块田野在我眼中，是有生命力的——至少，它保留了做梦的权利。从黑夜到白昼，从春播到秋收，从贫瘠到富有，稻草人构成时间的坐标。它是真正的主宰。大地上做梦的主人。稻草人全身上下都带有寓言的意味：讽刺与幽默，夸张与保守……

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，稻草人的梦境，是秘而不宣的。稻草人的身体，是我触摸过的最概念化的身体——可是这枯燥的身体却能孕育出千奇百怪的梦。它的想象力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。它给怀孕的田野以及祈祷着丰收的农民们以安全感。这一切肯定都是它梦境的一部分。稻草人以做梦来自娱自乐——否则，该如何打发那漫长的寂寞与空虚呢？

有时候，稻草人会梦见不该它梦见的事物，譬如爱情。梦见服饰鲜艳的青年男女手挽手从田埂上走过。它肯定有一种悲哀的感觉。它悲哀地发现自己既不是男人，又不是女人，仅仅是个稻草做成的仿制品。它比别人少了点什么——缺少的是——一颗心。它会幼稚地问：谁把我的心摘走了？快还给我！

我明白了：整个秋天，你伸着手臂是为了索取什么。爱在哪里呢？你执拗的双手之间，只有风来回穿梭。你空洞的胸膛里，燃烧着一团看不见的火，幽暗的火。你是在以做梦来取暖，以梦的幻灭来填补那命中注定的空白……写到这里，我说不清是我理解了稻草人，还是稻草人理解了我。

衣裳褴褛的稻草人，两袖清风的稻草人，在我梦见它的同时它也梦见了我。也许，稻草人是我的替身？也许，我是稻草人的影子？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是稻草人的替身(代序) ..... | (1)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 第一辑 我的爱人在月亮上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爱上一个女权主义者 .....  | (3)  |
| 我在中戏的艳遇 .....    | (9)  |
| 都市丽人行 .....      | (14) |
| 我的爱人在月亮上 .....   | (20) |
| 用我的告别做她的嫁妆 ..... | (24) |
| 风吹白纸坊 .....      | (29) |
| 初恋是记忆里的一根刺 ..... | (34) |
| 爱吃海鲜的女孩 .....    | (38) |
| 都是寂寞惹的祸 .....    | (41) |
| 画中人 .....        | (47) |
| 青春无故事 .....      | (59) |

## 第二辑 睡美人

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神话情侣 ..... | (75)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个著名的女人 .....       | (80)  |
| 无数金发女郎 .....        | (83)  |
| 经典女人 .....          | (86)  |
| 航空港情歌 .....         | (96)  |
| 睡美人 .....           | (100) |
| 贺新郎 .....           | (103) |
| 爱情也生病 .....         | (105) |
| 男人热爱黄金,女人热爱钻石 ..... | (108) |
| 北京姑娘与上海女子 .....     | (111) |
| 士为知己者死? .....       | (118) |

### 第三辑 梦回唐朝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不想当大师 .....    | (123) |
| 我烦酒吧 .....     | (128) |
| 梦回唐朝 .....     | (133) |
| 黄金时代的诗人 .....  | (137) |
| 文学走下了神坛 .....  | (140) |
| 天堂地址不详 .....   | (144) |
| 长安街上的小人物 ..... | (147) |
| 身土不二 .....     | (151) |

### 第四辑 我拿青春赌明天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我拿青春赌明天 .....  | (157) |
| 选择北京 .....     | (171) |
| 我要为北京写部书 ..... | (173)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城市的艺术浪子·····   | (178)     |
| 北京话·····       | (187)     |
| 四合院：中国的盒子····· | (190)     |
| 出塞·····        | (194)     |
| 点评江南·····      | (199)     |
| 老家的汤·····      | (203)     |
| 云南的云·····      | (205)     |
| 花瓶·····        | (208)     |
| 睡莲之美·····      | (211)     |
| 怕见西湖·····      | (214)     |
| 京都的游牧者·····    | 古清生 (217) |

第一輯：我的愛人在月亮上



## 爱上一个女权主义者

我身上有一个应该遭到批判的偏见：对现代社会的那些女画家、女诗人敬而远之。她们一般都不够漂亮（新时代的美人是无心于琴棋书画的）。而且容易有以艺术家自居所表现的神经质。一个思凡的女神是可爱的，而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则恰恰相反——那种所谓的超凡脱俗之处很值得怀疑。她们是否以为女神是可以通过模仿而成立的？其实，越努力向神祇靠拢，则偏离得越远——这是一条错误的航线。很遗憾，我不爱智慧的女神（女神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），宁愿爱一个花瓶式的女人。我心中根深蒂固的这种世俗偏见，导致了认识孔雀之后——两个人之间一系列的争执与冲突。她是有资格跟我据理力争的：她是个画油画的（这是她必须坚持的立场），她很漂亮（这是反驳我的最好的理由），而且更重要的，她是个女权主义者——这使她对我的反击带有圣战的性质，她仿佛要代天下的女艺术家鸣不平。

我和孔雀的第一次见面可谓硝烟弥漫。我去圆明园画家村参加一班朋友的聚会，邻座的是一位头发染黄了一绺的先锋女孩，我壮着胆子问她芳名，她淡淡地回答：“孔雀。”我以为她跟我开玩笑呢。她确实像孔雀一样骄傲。别人忙给我解释：“这是她的真名。她是个画油画的。”当时她正抽出一支绿摩尔，好几个男士不约而同地擦亮打火机伸向她面前，她正为该选择哪一只而犹豫呢。我看

不惯了，老毛病又犯了，风言风语：“这不是龙凤颠倒吗？女人倒像皇帝似的。”女孩的嘴也像刀子似的：“皇帝不急太监倒急了。你没学过吧，这叫绅士风度——该补补课了。”我只好讪讪地笑了：“绅士也不能跟个跟班似的。”又自我解嘲，“画油画的女孩果然厉害。画国画的是否能稍为好点？”有人半开玩笑回答：“反正都比不会画画的女孩厉害。你还是提防点吧。”我算是领教了画家村的女公民了。

我按捺不住又吐露了爱智慧女神莫如爱花瓶式女人的观点：“这么看来，连女模特都要比女画家温柔一点——至少会温顺贤淑地端坐在那里，柔情似水，任人评说，绝不会反唇相稽的。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都哪儿去了？唉，魂兮归来。”长叹一声。孔雀则不罢不休摆出痛打落水狗的架式（撸了撸袖口）：“都怪传统女人的美德把你们这些妄自尊大的男人宠坏了。稍微给你指正一下，你就受不了了。女人怎么啦？告诉你，女人不是第二性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“女人不是第二性”是孔雀的口头禅，她在不同场合告诉过无数个听众了。那天的聚会快变成大专辩论赛了，我和孔雀各执一词，相互举了无数例子以增强说服力。一番舌战，我屈居下风，有铩羽而归的感觉——内心却暗自赞赏这丫头的口才。后来连那些忙于火上浇油的

好事者也开始真心劝架了，就差拿消防水龙头泼交战双方了：“你们俩呀，也真不是冤家不聚头——能否改日另约场地再战呢，免得殃及池鱼。”孔雀颇有点咽不

▼以前爱抽黄果树香烟，现在终于站在黄果树瀑布前



下这口气的架式，但看在众人的面子上，还是放了我一马：“我下次会改约你的，你到时候可别高挂免战牌哟。看我怎么把你的封建观念给拧过来。”我心里想说：看我到时候怎么把你调教成贤妻良母——嘴上却说：“还不知道谁能说得过谁呢。”旁人都和稀泥：“你们下次怎么斗嘴我们就不管了，但请记住，别动手就行。”那天散场时，我和孔雀顺理成章地交换了电话号码。我觉得自己的这招激将法还挺灵的；我不管自己是否中了美人计，但美人已经中计了。我预计这位侠肝义胆的女权主义者一星期之内肯定会向我挑战——带着对封建思想的刻骨仇恨和满腔愤怒。

第二天早晨，孔雀的电话就把我从美梦中惊醒了：“别睡了。你忘掉你惹恼了谁了？本小姐要给你点颜色看看。”她要求我立马赶赴三里屯酒吧，“谁不去谁是胆小鬼。”我起床后又是擦皮鞋又是打领带的，估计这世界上还没谁会如此幸福地去参加决斗的——和一位美丽而任性的女权主义者的决斗。她向我抛下了白手套——因为我污辱了她也置身其中的女艺术家集体的尊严。她回敬我一顶小丑的鸭舌帽——“旧社会的小男人”。我听着虽不怎么顺耳，为从大局考虑，也忍气吞声将就着戴了——只有站在她的对立面，她才会重视你。要想做她的情人，先得做她的敌人——这个孔雀一样的公主已听惯了甜甜蜜蜜的赞美诗，不妨反其道而行之。

我满脸堆笑地走进三里屯酒吧。孔雀正“杀气腾腾”地坐候在里面，频频看表。我轻手轻脚在她对面坐下：“嘿，你还真生气了？”她余怒未消：“怎么不生气——瞧你昨天那狂妄的样。你要是我男朋友的话，我非抽你不可。”她感到有点失言了，端起高脚杯喝了一口干白。我对她未来的男朋友充满同情：“谁要是你男朋友可就惨了，一辈子别指望翻身了。”她哼了一声：“好多人想做还做不了呢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也轮不到你。”她不愿在这类话题上纠缠，又开始挑拨我的斗志：“你昨天怎么说来着？再说一

遍。”我故作不解：“我昨天没说什么呀。”孔雀只好诱导我：“你说我们女画家如何如何神经质如何如何男性化，还有如何如何什么？”我厚着脸皮陪笑：“其实我想说的是你如何如何漂亮如何如何聪明如何如何有个性，见到你我语无伦次了。”由于今天没有裁判在场，加上孔雀的花容月貌（她生气的模样最可爱）使我眼睛看得一麻一麻的，我便换了一套战略：一个劲地躲避她的锋芒，一个劲地向她求和（求和是求爱的初级阶段），就差赔礼道歉了。她原以为又有一场唇枪舌剑的恶战呢，我笑脸相迎的姿态使她很纳闷，有找不到对手而孤掌难鸣的遗憾：“我说你这人怎么跟变色龙似的，一夜之间怎么就换了副模样——是胆怯了吧？”我只好如实交待：“昨天我如不激怒你，你今天能约我出来吗？”虽甘居下风，言语之间仍不无得意。孔雀终于摸清敌情了，低头呢喃一句：“上当了。”我笑咪咪的：“还是头发长见识短吧。”后半场聊些什么，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孔雀用丹凤眼斜视着我：“你这人还挺鬼的——”我听不出是批评还是欣赏。但已心花怒放了。我起身买单，孔雀坚持要求AA制结帐——她说即使跟男士约会，也习惯这样。我只好成全她了。总得给我们社会中的女权主义者一点小小的自由嘛！我觉得两人边掏腰包边看看帐单做除法带有游戏的性质，她却是无比认真的。

真应验了“不打不成交”的古话，一来一往，我和孔雀有了许多次的见面，每次都以她冲我斗嘴开始，我冲她陪笑告终。我们之间的唇枪舌剑比甜言蜜语要多得多——幸好俩人都有不错的口才，能勉强打个平手。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恋爱的，反正我和孔雀就是这样开始的——我跟孔雀指明彼此已进入恋爱的状态时，她则坚决地予以否认。她说：“谈恋爱多浪漫呀——哪像我们，总在吵架似的。”我赶紧声明严肃而认真的学术讨论跟所谓的吵架存在着本质区别。她嘲笑我：“可你也不可能把学术讨论跟谈恋爱划等号呀。我要找一个宠着我、顺着我的人——哪

怕我是错的，在他眼中都是对的。”我当即反对她这不科学的态度：“在原则问题上，我可不会含糊。大丈夫可杀不可辱。”孔雀便一副识破了我伪装的样子：“还自告奋勇做我男朋友呢。我还没给你这种权利，你就开始霸道了。”我回敬一句：“你不见得想招募一个奴隶吧。”孔雀则表现出有言在先的样子：“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做我的男朋友，要做好挨打受骂的准备。你是这块料吗？”我生怕谈崩了，赶紧妥协：“——时刻准备着。”孔雀被逗笑得差点在马路当中蹲下来，我赶紧拉她：“到人行道上再接着笑吧。”

有时就这么吵着吵着，孔雀突然会含情脉脉地用那双丹凤眼凝视我（颇像个淑女）：“我问你呀，一个大男人主义者跟一个女权主义者谈恋爱，会有什么结果？”我沉思良久：“不是我改变你，便是你改变我。”孔雀抓住了话柄：“既然，这跟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似的，干嘛要谈恋爱呢，咱们连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都不算，怎么能志同道合呢？”我死劲搜刮着理由：“我主要想看看，谁改变了谁。”孔雀当即强调（像捍卫自己的尊严）：“你不可改变我——连我爸爸妈妈都改不掉我的脾气，何况你呢。不信就试试。”我知道她又中计了：“试就试吧。”心里想的是——只要你给我试的机会……

孔雀最欣赏波伏娃——那是个伟大的女性。“全世界的女人要能有万分之一都像她那样就好了，你们男人就不敢小瞧了。”我未加评价，心想：要是那样，世界该颠倒了。相反，萨特在孔雀眼中都是个“丑陋的法国小男人”，其言下之意是我也不比萨特好到哪里去，都属于心胸狭隘却又妄自尊大的“小男人”之列。所以“女人不是第二性”成了她的口头禅，她也老想干出一番事业给我看看——“气气你！”她觉得最好的给我点颜色看看莫过于此了。她“干事业”的目的已不单纯为自己，好歹也跟我有关——我只好从反面来理解，不管怎么说，毕竟也是“爱情的力量”嘛。她惟一的一次要求打破AA制——是在自己的几幅画被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收购之后，口口声声请我吃西餐，其

实跟冲我示威游行似的。她手拿刀叉，得意地欣赏我受宠若惊的样子——我手中的叉子至少掉地上两次，她不认为是我用不惯，认定是我惭愧了。“从此，该对女权主义者刮目相看了吧？”她谆谆教诲。我也只好一个劲地点头称是，做出痛改前非的洗心革面状。这就是我为吃一顿西餐付出的代价。从此她便更有理由指使我帮她把画布钉在画框上了——在她的工作室，我鞍前马后地侍候着，服帖得像个助手或小工。她眉开眼笑地表扬我：“这段时间，你表现不错嘛。想通了吧？”她似乎更为帮助落后青年进步了而自鸣得意。她甚至安慰我：“好好干。别担心——我的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。”

这么看来，跟女权主义者谈恋爱挺累的。如果你改造了她的话，也只能自己改造自己了——爱情的力量似乎更多地表现在这里。但说实话，如果让我放弃这份累，或因怕累而放弃对一个优秀女子的爱——还真有点舍不得呢。爱情是不怕累的，就怕不爱——那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。在我内心的十字路口，已经为这个女权主义者打开了绿灯。她可以通行无阻了。——带着她的美貌也带着她的理论。我是一个战败了的理论家，却是一个胜利了的情人。



## 我在中戏的艳遇

打光棍的那段时间，我喜欢跟着哥们成天往北斋的几所艺术院校里跑，——中戏、北广、电影学院什么的。用意很明显，希望碰上点艳遇什么的——同时也想以此考验自己的运气如何。据说王朔当年就是往舞蹈学院猛扎，找到那个跳芭蕾舞的女朋友的。北京的艺术院校里的女生水平，普遍比一般高校高那么一大截，一走进校园就感到磁场大有不同，我不断地左顾右盼，时间长了快变成歪脖子树了。那几个哥们经验比我丰富点，目不斜视，如入无人之境，顶多用眼睛的余光淡淡一瞥——但这一瞥就足够了。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各自的目标，并通过各种线索查清了对方底细，进而找机会结识了。

我则像个初次下海的渔夫一样漫天撒网，却一无所获。

后来范围逐渐缩小在中戏了。周末的晚上一进校门，大家就分头行动，去不同的楼层找各自的相好去了，都嫌带上我碍事。临别时没忘轮流拍拍我肩膀：“你小子要加把劲哟。别等着旁人来喂你！”我红着脸刚想说点什么，这一班杂种都跑没影了。我在几幢楼围成的天井里转悠了半小时，不时跟一些洒着香水穿着晚礼服出去赴约的表演系女生擦肩而过，倒是大饱眼福——觉得生活要一直是这样也挺不错。可我很快就发现自己引起了远处守门的校工的注意，连忙一闪身躲进门洞里。